

新年的闲言碎语

◇ 陈衍强

五风十雨皆为瑞,万紫千红总是春。不知不觉,一晃又到岁末,在跨进新一年的门槛时回望,我的个人年度总结没什么出彩的,因为我本平凡,日子过得更平凡。这一年是我退休后的第二年,本想过面朝春暖花开的诗意生活,可日常生活却被购房和交水电费以及人情往来等开支修改得面目全非,无论是度日如年还是虚度时光,我还是与大家一起经历和过来了。有人说退休后的日子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其实生活不只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别人说的出去走走就是旅游,我不喜欢单纯的旅游,因为没有好耍的地方,只有好耍的人。我也想云游天下,但是我不喜欢看风景,因为我生长在山中,每天开门见山,过桥见水,早就看惯了山水,只想呼朋唤友,把酒言欢。因此这一年,我几乎都待在家中,即使参加过3次文学采风活动,足迹也都局限在云贵川境内。一次是去丘北普者黑,另两次是去盐津县的邻县并且是我第一次涉足的贵州赫章和纳雍。还有一次外出是

与家人去四川,在蜀南竹海看电影《十面埋伏》的取景地,在乐山看大佛。到成都后我不习惯与家人逛商场,就单独行动,去春熙路看热闹,去青羊区看杜甫草堂,晚上赴诗人尚仲敏的饭局,并在餐桌上第一次见到了梁平和杨黎等神交已久的诗人,有点酒逢知己四瓶少的感觉。次日中午,成都的小琼请我吃火锅;下午,本家玄妹陈美桥从郫都区赶来请我吃川菜。朋友们的热情让我找到了外出的乐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我在这一年依然持续写诗,自娱自乐,虽然几乎天天都写,但是满意的不到10首。新的一年,我还会坚持写诗。因为写诗可以消磨时光,治疗抑郁,缓解伤痛,预防老年痴呆。作为一个固执和恐高的人,我坚决不玩抖音,不乘飞机。不写诗的时候,就找喜欢的朋友摆龙门阵,约闲着也是闲着的朋友打打牌。在小县城待久了,我也会到有好朋友和好酒的外地,与他们将进酒,杯莫停,话不止。

听着,望着

◇ 朱镛

在时光的手心里,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事物在迂回交错。2023年,已迎来末梢。如同话赶话,一拍接一拍,站在了门口。

进入十二月,寒意已重。在这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用节点来定义时间:过去,未来,过去是记忆,未来是希望。休戚相关的事物,正在消失的事物,成为日常的部分,成为历史的光斑。不禁令人感到,一天一天的时间步履急促,轮番的节奏,坚定地朝前走,一日复一日,每一日,又都是新的。此刻,是回想过去的岁月,还是感叹时光的易逝,还是祝福未来、期盼和希望?或许,都是为了探求一种珍贵和美好。在寒冷中,谁不爱太阳和焰火?

2023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马不停蹄,发挥着某种热量。欢乐,悲伤,甜与苦,从时间史的角度,都成了过去,过去即是永恒,是记忆、擦痕和爱。如果以文学的观点,文学是其中的某一要素,是心灵的一个季节,贯穿始终。

时间一日一日地走,是否重叠?或许,的确变得司空见惯,让人习以为常,但从不马虎。时间本身就是生命的节奏、呼吸和音韵。时间是一个整体,时间是一块块碎片,时间是有限,时间是无限。在整体和碎片之间,在有限和无限之间,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现实,蕴含着诸多故事,欣慰与苦痛,阳光和云团,文学如何呈现?在太阳照耀的土地上,尘埃,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暗淡而神秘的荣光,无所不有。有着人性的深邃与幽微,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但是,那里有一条可能的通道,文学。正是这样,文学在考验着我们对它的忠诚、专注、能

从同一扇窗向外看

◇ 陈允琪

刚刚赶完采访稿,又要组稿编辑版面。在电脑上打字时间久了,眼睛有点酸痛,视线模糊,抬起头来看看窗外45度角的天空,蓝蓝的天空中飘着缕缕白云,23年从同一扇窗户外看,这样的情景仿佛多年来未曾变化过。

我从2001年进入昭通日报社,开始在新闻宣传、采编一线工作,一干就是23年。

23年,是我人生中最青春最闪亮的岁月。23年,是我激情最努力最向上的时光。23年,是我在新闻采编战线上不断努力进取的日日夜夜。23年,是我每一天充满采访激情和饱满工作状态的见证。23年里,我从青年到中年,从未婚到单身,从女孩到妈妈,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掌控、出人意料的变化。唯一没变的是,我依然在昭通日报社当记者、编辑;我依然如23年前一样在采访、写稿、编辑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白昼和黑夜,度过一年又一年四季轮回。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我喜欢跑基层,只有脚踏泥土、心怀深情,才能采写出鲜活的新闻稿件。新冠疫情防控时期,我和同人勇于担当,一起站在战“疫”一线,采编工作从未停止过;“5·18”巧家地震,我们在最快的时间翻山越岭、跋涉2个多小时赶赴震中采访,即使是中暑后出现手痉挛,也在第一时间把新闻稿件采写完……太多这样的事例,不过是23年采访中的一个瞬间、一个片段,却在记忆中难以忘记。

回顾过去,感慨良多。我待在报社的时间比在家里还长,习惯在电脑前不断写稿、编辑的状态,习惯在田间地头不分四季地采访,习惯深夜赶稿到凌晨的作息,习惯加班熬夜后独自一人走在无人的街道上的冷清。采编工作要深入一线,很多时候没有休息时间,经常在赶完采

访稿后感到身心俱疲,可当接到指令时,又能在10分钟内调整到最佳状态并再次出发。

回头一看,23年如一日的工作,仿佛只做了一件事——采访、写稿、编辑。23年,不过是循环往复地干着一天的工作而已。

莎士比亚说:“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两个字:现在。”不想罗列写了什么文章得了什么奖,也不想被各种数字捆绑总结我的从业经历和沾沾自喜的业绩。成绩已成为过去,努力在现在。

作家刘墉说:“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使你总有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报社,时间仿佛就是静止的,手里的稿件要一件一件地精心、静心地编写。在报社,时间过得很快,一个接一个地采访,还没来得及察觉,青丝已夹杂着零星的白发。

所谓做好事莫问前程,心生泰然,岁月温暖。记者生涯,冷暖自知。无论是在熬夜写稿,还是在采访路上,这些都是所有记者的共同经历,在“无冕之王”的光环下,痛并快乐着。23年的光阴,有让我铭记的可喜可叹的成绩,也有令人潸然泪下的陈年旧事。有过多少个采访写稿的日夜记不清,写了多少新闻报道数不清,写了哪些文章也回忆不完。只记得一年又一年,在采编岗位上做一个安静的、不挑事、不闹事的人,期间的时光,穿插体会着每一位同事的人生悲喜。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2024年,我愿在心中扬起风帆,继续当好一名记者、编辑,一日当尽一日之勤,方不负青春韶华。

醉恋物华

◇ 杨云彪

乍然惊觉,又到年末,转瞬即逝的时光,像惊鸿一瞥的青春,来不及端详、品味,就成了弥足珍贵的记忆!

一过不惑之年,岁月便如急湍猛流,惊心动魄,来势汹汹,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多少宏图壮志,尚自左思右虑,筹措谋划,来不及大刀阔斧,挥戈猛进,手忙脚乱中,恍然到知天命之年。豪情犹盛,却已“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秋鬓含霜白,衰颜倚酒红”。本想再整旗鼓,重振余生,轰轰烈烈演绎一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却不得不颓然面对“身瘦带渐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病为随年”的尴尬与无奈。好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世间依然很美好,人生颇值得留恋。

“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尊恋物华。”不必慨叹白发与衰朽,于夺目灿烂的春光,如此格格不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人生晚景,其乐无穷,过往点滴,俱堪玩味。得失皆是喜,悲欢但随缘。且把眼前的日子,过成不朽的时光。别让此前的遗憾,覆辙重蹈;促使余生的美好,破茧成蝶。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坦

然面对世事的变幻、人情的冷暖。静心凝神,品味时光。如果仍旧在岗在位,岁月积淀赐予老同志的智慧,足以处理工作中的纷繁复杂,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让人不得不叹服:姜还是老的辣!如果已经退休,则是另外一番优游洒脱的景致。最喜欢宋人先贤的那种境界:“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从容面对世事人情,安然睡到自然醒。万事万物,静观细品,皆有所得,春夏秋冬,四时佳景,美妙物华,令人神摇心醉,美不胜收。身体躯壳无处不可安放,思想灵魂却可遨游宇宙八荒,于各种有形无形、常态变态、风云幻化、奇幻诡谲中,探求无可穷尽、无所不在、无形无迹却又亘古不灭、乐趣无穷的神秘“大道”。富贵时不淫侈侈靡,贫贱时能安贫乐道,这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晓晴寒未起,霜叶满阶红。”坐看流云逝,心喜清溪流。笑论千古事,悠然度晨昏。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心中装有对春的期盼

◇ 胡永坚

岁月无痕,时光有声。回望过去的一年,我们收获过、欣喜过,也跌倒过、迷茫过。但我们一直在往前走,不停留。握不住的是那滴漏中的流年,留下的是过去时光里的那一瓣花,那一叶草,还有那一路深深浅浅的足迹。

拥有梦想,方可作为。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我依然坚守着一块阵地,负责《昭通创作》的编辑、刊发工作。截至12月20日,刊登昭通籍文艺家作品212期,其中散文108篇、诗词(诗歌)449首、评论8篇、摄影作品816幅、书法美术作品46幅、小说3篇、报告文学2篇,累计阅读量达67648人次。《昭通创作》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宣传、展示的平台和窗口,促进了交流和发展。蓦然回首,我坚守这个平台已有10年了。于我,这也是个不小的奇迹。

过去的一年,风飘雨摇,也是诸事曲折的一年。年初经历了新冠病毒的侵蚀,饱受身心的煎熬,抵抗力也随之下降,身体一直小恙不断。八月初,肩袖撕裂拉伤,疼痛一直折磨我到现在,经常往返于医院,打银针、做理疗、做推拿、敷中药,然而疼痛却一直萦绕着我,甚至在睡梦中都常常痛醒。十一月又反复发高烧、肺炎、咳嗽、不稳定心绞痛。最沮丧的是今年一直未曾动笔写过一丁点儿文字,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肆意地欺骗着自己,浑浑噩噩地虚度着年华。每每回想起这些,就会让我寝食难安,心痛不已。

岁月如梭,一转眼,已是2023年岁尾。成绩也好,失意也罢,顺风顺水也好,逆水行舟也罢,都会随着时间的流淌变成过往。不如潇洒地与往事告别,把烦恼通通留在过去。

又逢冬至,“冬至”日南至,“日短之至”,是一年中黑夜最为漫长的日子,与此同时也是“阳生春又来”,白昼渐长、阳气回升的日子。我们的祖先也总是从这一天开始“数九”。“数九”,从“一九”数到“九九”就到了冰雪消融、春暖花开时。“数九”,数的不仅仅是由冷至寒的气温变化和冬至到来的物候变化。“数九”,数的更是播种,更是希望,更是憧憬。正如唐人杨凝式的一首富有美好寓意的诗《雪晴》:“春来冰未泮,冬至雪初晴。为报方袍客,丰年瑞已成。”心中装有对春的期盼,不疾不徐,日日数到暖,静候春日归来。

冬至不仅是最早被确立的节气,最古老的节气,也曾是最隆重的节日,甚至还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古人认为,冬至,春之先

声也,是个吉日,预示着否极泰来。所以,为迎接这个如此重要的节日,我和妻子精心准备了晚餐。请了耄耋之年身体却还硬朗的父亲和老岳父,古稀之年的母亲和嬢嬢,还有大哥、表哥、表嫂,在隆冬的寒气中一起围着热气腾腾的火锅,我们尽情地享受着美酒佳肴,享受着节日的快乐,享受着亲人之间的温情,享受着这人间烟火味。我们还相互祈福,祈福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和睦……祈福,这是我们每个生命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这是我们对过去的告慰,更是对未来的期待,也提醒我们要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生活。

以冬至为节点,天地之间开始了新的轮回!冬至以后,太阳将转头一路向北,当白昼日渐变长,当太阳再度北归,阳光的照射与白昼的时间将一天天增加,生命的活动也将开始缓缓由衰转盛,由静转动。冬至,这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生命的成长之道。庆幸的是我们又有了又一次机会,再次出发,跟着一天一天变长的白天一点点地增添行动,在土地里收获,在信仰里生长。也许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但只要播种了,就有发芽的机会;也许不是所有的花朵都会结果,但只要开花了,就有结果的希望;也许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若不付出,又谈何收获呢?这一物候总结所隐含的辩证思维,带给我们深沉的思考。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一直在告诫自己,要做生活的强者和勇士,不断地攀登人生的高峰。我们只有拥抱过冬的寒风,触摸过冬的冰雪,经历过冬的洗礼,才不惧严寒的冬,不惧狂暴的雨,不惧刺骨的冰。只要心底那热情的火焰一直熊熊燃烧,就能站稳脚跟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只要心中充满爱,装着爱,就能照亮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温暖每一寸肌肤。心若在,梦就在。勤奋的人总是以梦为马,策马扬鞭,舒展筋骨,感受着每一个细胞被唤醒,迸发出更强的生机,去追逐心中的梦想。

暗淡的岁月将逝,那草长莺飞的春天,就在前方。